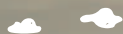


非比寻常

北非、加勒比海

王秋今 著





艾本哈度世界遺產

生命，在這樣荒僻落後而貧苦的地方，一樣欣欣向榮地滋長著，它，並不是掙扎著生存，對於沙漠的居民而言，他們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。我看著那些上升的煙火，覺得他們安詳的近乎優雅起來。——三毛《撒哈拉的故事》

我阿Q的用聖經話語「施比受有福」安慰自己，很快將內心的敗家受罪感拋諸腦後。尤其是到了唱空城計的時間，腦細胞集中在五臟廟，無法作太多的深度反思，望著桌上五顏六色的食物，真是令人味蕾全開。摩洛哥麵團餅是每餐必放食物，堅硬的外皮考驗著牙齒，第一次嘗鮮就退避三舍不曾舉箸。桌上會先擺著蔬菜沙拉，中間堆著米飯，通常有六道蔬菜環繞，像是青椒、番茄、高麗菜、甜菜、馬鈴薯、紅蘿蔔、瓜類、豆芽菜等，看起來五彩繽紛。

每看必「饜」的菜色，就是用傳統塔吉鍋悶煮的食材，將米飯放在最底層，固定放馬鈴薯和紅蘿蔔，還有一些不知名的豆子和橄欖，用像塔一樣的帽蓋悶熟。據說塔吉鍋料理是源自阿里巴巴的故事，當他騎著駱駝走在燠熱的沙漠時，發現頭上的高帽子脫下來，直接蓋在正在燒飯的鍋上，食物很快就熟了。這個故事聽起來很不衛生，想像中的汗水鹽分應該會在食物中添加了風味。但因為



沙漠的水資源是非常珍貴的，塔吉鍋就成為了摩洛哥的國菜，可以用很少的水做出美食。總而言之，等同地獄食物，就是難吃。

食不下嚥而吃不飽飯，就直接殺上秀色可餐的世界遺產艾本哈度，這是由防禦性圍牆圍起來的泥土城堡，一座橋連接著村裡和村外。古城很像是一塊大石砌出來，每個房屋就是小堡壘，彼此之間由狹小甬道連貫，層層相疊成固若金湯大城堡。一步一石階的登上小山丘，最頂端有座廢棄的公共穀倉，一覽壯觀美景。這樣奇特的沙漠城堡引起許多導演的矚目，像是《冰與火之歌：權力的遊戲》的HBO電視影集，《拿撒勒的耶穌》重建廣大區域，還有《綠寶石》把大門炸開一個洞，《神鬼戰士》的羅馬競技場。以及《神鬼傳奇》、《星球大戰》、《角鬥士》……都在此取景。

從前，艾本哈度是從馬拉喀什進入撒哈拉沙漠的要塞，是沙漠商旅的重要出入口，住在這裡的原住民柏柏爾人，為了守住關口，就修建了這座易守難攻的防禦之城。這樣的泥土建築物有著柏柏爾人的傳統，柏柏爾人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剽悍好戰的民族。





伊斯蘭教出現後，中東的阿拉伯人逐漸征服了柏柏爾人，改變了他們的宗教信仰，但是古老的原住民傳統依舊潛伏其中，成為北非特色。令人驚嘆不已的，是在沒有先進科技文明的原始村落，竟然能從地形惡劣貧瘠的沙漠，創建出美麗繁複的棲息防禦之地，真是令人瞠目結舌，難怪會被列為值得妥善保存的世界文化遺產。

一、北「非」摩洛哥





我一步一步腳印的走在這千年的古蹟上，於斷垣殘壁中遙想當年的風華。在電影出現的廢墟場景，看起來似曾相識，卻又如此陌生。想起三毛說，「狂渴和酷熱就像瘋狗一樣咬著我不放。」這裡的太陽像岩漿，熱得讓人融化，我卻不減熱情，緩緩地爬到最高點，俯瞰四周河流環繞，果然是渾然天成的城堡。在毀壞的土牆裡，依然住著商家，牆上吊掛著五彩繽紛的服飾，地上擺著不知名的石頭和鍋碗瓢盆，仔細欣賞每一件飾品，沒有一個是一模一樣的複製品，看起來應該都是純手工製作，有著當地的原始原創風味。

在非洲看了很多泥製的房屋，即使破敗傾頹還是有人居住，原因是泥土不易導熱，就算受到日正當中的太陽毒辣曝曬，厚厚的泥土牆壁搭建的房子，還是能保持清涼宜人。我覺得





有點像台灣早期的土角厝，在六零年代的台灣，有很多以稻草攪泥堆疊成房屋牆壁，瓦片作為屋頂。由於泥土比熱較大，吸、散熱皆慢，所以泥土磚建成之房屋冬暖夏涼。此外，泥土磚以泥土及稻草為原料，建材成本低廉又取得方便，也因此成為台灣開發初期常見的建築型態。但一遇到下雨天，就可以看到土牆剝落的粒粒稻殼，摸起來很粗糙，坑坑疤疤很難看，後來就改建為紅磚屋了，現在就成為水泥叢林。平心而論，非洲的土牆還是比較有思古幽情，有著百看不厭的餘韻無窮。

土製的房屋最怕水，一旦下雨積水就可能導致泥土龜裂破損，這應該是非洲泥土房屋會坍塌的原因。然而，從觀光客的角度而言，在錯落有致的城牆廢墟，感受到光陰的故事，真是美得一「塌」糊塗。



最大製片廠亞特拉斯

早晨的沙漠，像被水洗過了似的乾淨，天空是碧藍的，沒有一絲雲彩，溫柔的沙丘不斷地鋪展到視線所能及的極限。在這種時候的沙地，總使我聯想起一個巨大的沉睡女人的胴體，好似還帶著輕微的呼吸在起伏著，那麼安詳沉靜而深厚的美麗真是令人近乎疼痛地感動著。——三毛

《撒哈拉的故事》

亞特拉斯製片場是世界上最大的片場之一，入口處就矗立著幾座高聳的法老雕像及人面獅身，走進片場裡彷彿走入了古埃及，裡面完整的保留了所有的電影場景，比起西方環球影城太過商業化的拍片場，這裡顯得更有歷史滄桑與真實感，因此每年也吸引了大量的觀光客朝聖。

亞特拉斯製片廠曾經是許多鉅片的拍攝場景，像是木乃伊系列的《神鬼傳奇》，令人震撼的沙漠奇觀，很多都是在摩洛哥拍攝。這部電影在1998年於摩洛哥馬拉喀什開拍，劇組在撒哈拉沙漠拍攝17個星期，必須忍受酷熱脫水、沙塵暴和蛇的各種挑戰。我很喜歡看各種冒險尋寶電影，像是《神鬼奇航》、《神鬼傳奇》系列都是必看電影。除了帶學生上華納威秀看電影之外，也在任教學校的化妝進場表演，不顧形象的扮演伊莉莎白·斯旺女海盜，穿著蓬蓬裙帶領著一群海盜學生，乘





著精心製作的巨型鬼盜船，拿著各式各樣殘酷武器「殺」進校慶慶典。

摩洛哥城市大都聚集在綠洲，城鎮相距非常遙遠，旅途中巴士拉車時間長達三、四個小時，才有下車休息的地方。

小美說北疆絲路拉車時間更久，這算是輕鬆「拉」了。行車道路只有主要的一條筆直大道，沒有任何交叉路口，也沒有紅綠燈佇立。蜿蜒曲折的黃土山路，冗長的車程，讓人坐得腰酸背痛。不過，相較於走在炙熱道路兩旁的當地居民及驢子，我絲毫不敢抱怨。



由於，在巴士上的時間很多，領隊馬克殺時間聊著摩洛哥的被殖民血淚史。車上有人進入夢鄉、有人玩著手機、有人專注聆聽，我拿著筆認真作筆記，對於非洲摩洛哥的弱勢族群，油然而起同「殖」相憐情感。因為列強對亞洲和非洲的殖民侵略，所造成的歷史傷痕，就連台灣也不例外，還籠罩在帝國主義殖民的創傷記憶，延續著後殖民時代。

第一次摩洛哥危機，是歐洲列強覬覦摩洛哥為殖民地而引起的國際危機。在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出訪摩洛哥，宣



稱將會保護摩洛哥的獨立，使德國與法國關係變得緊張。後來歐洲列強達成決議，承認摩洛哥的獨立，但是法國和西班牙對摩洛哥有控制權，嚴重惡化了強國之間的關係。

第二次摩洛哥危機，是德國派出黑豹號戰艦到摩洛哥港口阿加迪爾，宣示德國在摩洛哥的利益。由於摩洛哥發生部落起義，法國藉機派兵攻占首都非斯。德國則要求法國土地補償，戰爭一觸即發。英國態度強硬支持法國，德國被迫退讓，承認摩洛哥為法國保護國。法、摩兩國簽訂《非斯條約》，摩洛哥正式淪為法國的殖民地。

摩洛哥人民為反抗列強殖民主義者之統治，自1911年起展開血腥抗爭，由阿希巴（Al-hiba）領導之反殖民戰爭。法國、西班牙兩國部隊約有三萬人喪生，摩洛哥人則約有十萬人捐軀。這場死傷慘重的流血戰爭，說出殖民地弱勢族群不願被列強統治的反抗決心。歷史上的摩洛哥為反抗列強法國、西班牙殖民主義的統治，曾經展開反殖民戰爭的慘烈，讓人聯想到電影《神力女超人》就是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場景。有趣的是電影中一名配角沙米爾，就穿著摩洛哥傳統服裝扮演間諜。導演用真實世界的摩洛哥裔飾演虛構電影中的摩洛哥人，是否隱藏著為弱勢族群發聲的深刻意涵？

以色列女演員蓋兒·加朵飾演黛安娜，召集了三位夥伴並肩作戰，其中一名是法裔的摩洛哥間諜沙米爾，由父母都是摩洛哥的柏柏爾人的法國男演員薩伊德·塔馬歐尼飾演這個角色。還有蘇格蘭狙擊手查理，是由蘇格蘭籍的男演員艾文·布萊納飾演。以及印地安原住民走私客酋長，由出

生於加拿大艾伯特省的凱奈國家保護區尤金·布瑞·洛克飾演。在影片中，他們組成了團隊來到比利時的西方戰線；在真實世界裡，每個人有著自己國家的族群血淚史。他們對於戰爭的侵略與殖民的壓迫，都無法置身戰爭之外。不論戲裡戲外，導演所刻意安排的角色國籍，隱含著彰顯弱勢族群的力量。

故事生死存亡結局，所影射的強權國家與弱勢族群的消長，非常值得深思。《神力女超人》的女主角黛安娜在指揮塔上成功殺死了德國將軍魯登道夫，擊敗了西班牙的馬洛後，再將假扮英國爵士的氣焰囂張阿瑞斯炸成了灰燼。在煙硝瀾漫的破碎背景，倖存的摩洛哥人沙米爾、蘇格蘭人查理和印地安酋長從殘骸走出，這時黎明升起戰爭結束。最後一刻的勝利，是屬於力量雖然微小卻是不容忽視的弱勢族群，而代表殖民強權的德國、美國、西班牙、英國等列強，都在劇中都被擊潰。大快人心的劇情，刷新了全世界的票房紀錄。





世外桃源的陶德拉峽谷

沙漠中有一大峽谷，千萬年前為大河床，尚有如桌大一片小水池，池周密密長滿小草，我細看尚有黃色小花，心中受到很大的啟示，芥草在沙漠中，尚且依水欣欣向榮，而我們為人者，環境的挫折一來，就馬上低頭，這都是沒有了解生命奧秘的人所處的心境，我想沙漠可以學到很多功課。——三毛

摩洛哥最壯麗的陶德拉峽谷，有垂直的山壁和清澈的溪水，別具風格的傳統建築依山傍水，其中，最美的是與世無爭的溪流光陰。當地居民無視外來的觀光客，男女老幼在溪水中過著日常生活。我腦海不斷的在問：這些戲水的孩童，都不用上學





嗎？在水中取水的婦女和溪旁聊天的男子，也不用上班嗎？他們的生活步調緩慢得令人匪夷所思。難怪三毛說，「生活，是一種緩緩如夏日流水般地前進，我們不要焦急我們三十歲的時候，不應該去急五十歲的事情，我們生的時候，不必去期望死的來臨，這一切，總會來的。」摩洛哥居民有著夏日流水的歲月，不像現代人的忙忙碌碌又汲汲營營。

陶淵明所寫的〈桃花源記〉始終令人神往，「林盡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彷彿若有光，便舍船，從口入。極狹，纔通人；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。」電視劇《蘭陵王》林依晨所居住的封印地方，就彷彿是



一個與世隔絕的人間仙境，然而總是感到人工造景的做作與虛構。侯孝賢導演拍的電影《刺客聶隱娘》，影像中蘊藏古樸情懷，拍攝聶隱娘一行人走出了洞口，看見「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。有良田、美池、桑、竹之屬，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」的景致，鏡頭中的老人、小孩、婦孺怡然自得，小村落雞犬相聞，就非常貌似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想像。

侯孝賢追求的寫實在拍攝過程做到了極致，風是自然的風，霧是等待的霧，雲是久候的雲，常常花很長的時間在等待真實的景物。而人物的衣服飾品，房間擺設的色調，簾幕飄起的靈動，都在銀幕上呈現原汁原味，用心考究卻不添加人工調味，顯出清新自然的寫實。寫實的前提是要有足夠的耐心，等光、等風、等霧氣變幻、等雲聚雲散，等演員進入最自然的狀態。於是，人與自然才能達成了最親密合一交融，影像中人物是在真實「生活」，而不是在聚光燈下「表演」。如此苦心孤詣，不愧成為金馬獎最佳導演。但是，身歷其境的陶德拉峽谷，根本不用等待任何場景，在溪水潺潺



聲中，婦人汲水飲用，小孩拾石玩樂，男子泡腳冥思，峭壁光影緩緩移動，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桃花源生活。

摩洛哥的陶德拉峽谷就是一個古樸生活的世外桃源，理所當然地與大自然同步，理直氣壯的和溪水相互依存，科技文明的發達影響當地居民很有限。世居本地的柏柏爾山村居民依然過著和祖先一樣與世隔絕，對外界置若罔聞。摩洛哥是一個傳統的穆斯林國家，雖然幾經戰火的侵擾，現在除了幾座大城市之外，其餘的村莊仍然保持了千百年來的生活方式，尤其是摩洛哥的原住民柏柏爾人，世界的變化與陶德拉峽谷似乎是毫無關係。網路傳頌的楊絳百年感言，「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，到最後才發現，人生最曼妙的風景，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。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，到最後才知道，世界是自己的，與他人毫無關係。」也許，柏柏爾人早已洞悉人生的百年智慧了。





沙漠中的美麗與哀愁

撒哈拉沙漠是這麼的美麗，而這兒的生活卻是要付出無比的毅力來使自己適應下去啊！——三

毛《撒哈拉的故事》

非洲摩洛哥大都信仰阿拉，我所遇見的當地居民是友善的。在往撒哈拉沙漠的途中休息站，經過賣水果的市集，有位穿著粗布短衣的攤販老人，說著含糊不清的阿拉伯語，兜售賣相不佳的石榴，竟然主動剝開一個石榴要給我品嚐。

當下，我以為是強迫推銷，心裡有點不舒服。

黝黑熱情的手遞出石榴，操著我聽不懂的土著語言，皺紋中的微笑讓我不忍拒絕，於是，收下剝了一半的石榴，掏出零錢給他，他揮著手拒絕，不是為了做生意，而是為了友善。

同行好友勞勃說他在台灣聽到太多提醒，都是耳提面命著落後國家的偷拐搶騙，所以出國在外，會無時不刻在提防大手小手。而我從善意的出發點，主動掏出零錢投桃報李，對方也無條件付出友善，證明良善是可以互相傳遞感染的。



摩洛哥普遍看得到貧窮，常有小男孩兜售當地物品。有些社會化嚴重的大男孩常常纏著觀光客，會死皮賴臉的推銷用植物編成的小蚱蜢或小青蛙，甚至一路跟上遊覽車，令人觀感很差。我並不在乎這些小錢，在乎的是一種「度」，若小小年紀不懂得尊重別人，勢必得不到別人的尊重。我也不喜歡被強迫消費，更不想助長這種殺風景的風氣。

比較特別的，是在當地市場遇見的一位小男



孩。那天看到的小男孩長得很清秀，白皙的皮膚有大大的眼睛和深邃的輪廓，臉上有著灰色污垢，穿著破破爛爛衣服，大約六歲左右，靦腆兜售鞋子吊飾，但又害羞的躲在後面。記得兒子六歲時，正是熱衷組合各式各樣的機器人，還蒐集神奇寶貝的周邊商品，正是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，而這位小男孩卻是皺著眉一臉苦相，必須沿街叫賣飾品，天壤之別的境遇真是「同人不同命」。我主動走近他，跟他買了一個，好友見狀也發揮同情心要跟他買吊飾。



正在掏零錢的時候，有個大男孩來搶生意，小男孩眼眶一紅就哭著跑走了。我想，背後應該有著弱肉強食的故事。團友勞勃當時不在現場，以他的同情心，如果有足夠的現金，可能會一時衝動全部買下來。他有杜甫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」的胸懷，我卻從一個小男孩看到美麗非洲的哀愁。

三毛曾訝異的說，「物質的文明對人類並不能說是必要，但是在我們同樣生活著的地球上居然還有連鏡子都沒有看過的人，的確讓我驚愕交加，繼而對他們無由地產生了一絲憐憫。這樣的無知只是地理環境的限制，還是人為的因素？我久久找不到答案。」在三毛那時候，是物質匱乏的撒哈拉沙漠，時至今日，匱乏的沙漠依然是沙漠。

想起從小就聽過的阿拉伯著名民間故事《天方夜譚》，還有卡通版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，童話故事中充滿著想像力，可以讓人從真實痛苦的情境，進入想像的世界，使得人們身處於苦難也不至於絕望。童話式的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結局，可以鼓舞生命的力量。所以，童話故事不只是兒童的最愛，也是成人「超越」現實世界的解脫。如同善用童話敘述的香港作家西西在《母魚》的後記中說的，「《一千零一夜》是我深喜的舊典範，講故事的人由漫漫長夜一路講到天亮，不斷思索也不停搜索，留神聽客的反應，隨時變換敘述的策略，照福柯所說，這其實是抗拒死亡的方式。」對於沙漠中的小男孩，希望他能聽過阿拉丁神燈的故事，從故事中獲取單純而直接的力量。

